

顺着万名塔 邮游凤凰城

江天舒 文/图



我逡巡前行。悬空于楼上的各式雕花窗上,伸出的竹竿晾晒着五色衣物,像是无心的招摇,又像是含蓄的遮掩,让人遐想楼上人家的故事。帆船游弋,白鹅嬉闹,好一幅鲜活的山水美图。恍惚间,那枚邮资明信片上的静态画面似乎流动起来了。

说起湘西凤凰古城,它有诸多诱人的标签:中国最美小城、沅江、吊脚楼,作家沈从文……从一个原地集邮爱好者的角度来看,当我有机会亲近它的时候,手头只有《湖南风光》邮资明信片(FP16),其中一枚“凤凰古城”,可作为寻访的蓝本。

我到达凤凰古城的那个时刻是2006年春末,距国家邮政局发行《凤凰古城》邮票还有整整3年。看这枚邮资明信片的主图(图1),除了缓缓流淌的沅江,最醒目的景观是“万名塔”,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它的身边。万名塔建于沅江沙湾北岸,这座六方七级的青砖塔,其实是座新塔。据导游介绍,此处原是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焚烧烧纸用的炉塔,塔为六角三级砖塔,后来被毁,仅留废墟,在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倡议下,群众集资,政府扶助,1988年建成了新塔,因万众参与,故名“万名塔”。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,但飞檐翘角,风铃摇曳,古色古香,塔身映入沅江碧波之中,与周围景观融为一体,成为凤凰古城的标志之一。难怪“凤凰古城”邮资明信片选此角度,而让大名鼎鼎的“虹桥”退居其后了。

也好,就先游沅江,再登虹桥吧。清澈见底的沅江,穿过凤凰县城,从刀耕火种的原始蛮荒中走来,带着超脱的灵气,一路伴着凤凰古城。沅江的精华段就从万名塔开始,由虹桥到北门。坐上乌篷船,脑中总萦绕着沈从文笔下清心雅致的文字。尽管当今人们对沈从文小说《边城》中所描述的神秘湘西,到底是凤凰还是茶峒各执己见,但我心中始终把沈从文出生地凤凰,作为沅江孕育出的传奇之城。

沅江是凤凰的母亲河。在船上听着船公号子,两岸密密匝匝的土家吊脚楼,顺着水流方向,陪伴着我逡巡前行。悬空于楼上的各式雕花窗上,伸出的竹竿晾晒着五色衣物,像是无心的招摇,又像是含蓄的遮掩,让人遐想楼上人家的故事。帆船游弋,白鹅嬉闹,好一幅鲜活的山水美图。恍惚间,那枚邮资明信片上的静态画面似乎流动起来了。

待到《凤凰古城》邮票发行,我早已远在千里之外的常州。有次聚会,大多是凤凰古城同行者,我特带着邮票(图2)去,问他们是否还记得当年“竞猜”的往事?大家争相传看,那淡雅水墨的邮票画面再现出古城的湿润、质朴和典雅,尽管没有万名塔的身影,但我们仿佛都重新回到了凤凰古城,追随着清幽的河水,迷失于古老的楼阁,幽深的街巷,时光仿佛在吊脚楼中停止了……

父亲种花

张宇

2010年,父亲就渐渐地迷上了种花,以至于家里的10多米长的阳台上种满了花,花的品种很多,有玉兰花、茶花、兰花、牡丹花、无花果等,光玉兰花就有四五盆,盆很大,树枝有一人高,而且长势非常好,开花季节,每天能剪到几朵玉兰花,但基本上都是给孙女的,他种的这些花当中有一大部分是为了孙女。

为了给花过冬,他居然把自己睡了很多年的小床给拆掉了,腾出空间摆放这些花,以防这些花被冻死,而他自己则睡到一个大房间里。到了夏天再把这些花房放到阳台上去,还要在阳台上搭建遮阳棚,把几只大塑料盆放在阳台上接雨水,用来浇花,他还自己制作肥料,每次给花施肥时,家里就臭气熏天,从楼上一直飘到楼下,让人难以忍受,但等到父亲把剪下的玉兰花放在餐桌上时,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,驱散了难闻的臭气。

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和隔壁的老蒋、楼下的老景乘坐公交车赶到夏溪去采购花盆和花,周围邻居戏称他们是“岁寒三友”。他们在一起总是大谈种花心得,楼下的老景比我父亲年长,他把门前的花圃打造成自己的“私家花园”,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,在“私家花园”中常常能看到他妻子那忙碌的身影,浇水、修剪、除草等,而老景则在一旁坐着欣赏或和人聊天,但最主要的还是买花,父亲有时还把多余的玉兰花卖给他。种花水平最好的是隔壁的老蒋,他种花已有几十年,还种了很多名贵的花,经常

有一年夏天,父亲和母亲去张家界旅游一个星期,他最不放心的是花,他特意嘱咐我每隔两天要浇一次水,每次浇两茶杯雨水,还关照我哪些花要四天才浇一次水,每天在太阳出来之前要把已开的玉兰花剪下来,不然就要凋谢掉了。

父亲对我的办事能力很不放心,特意关照我妻子监督。没想到父亲说对了,我居然把还没有开花的玉兰花给剪了下来,妻子一看赶紧制止了我,同时还把我没开花花的玉兰花放在冰箱里,说是留作证据给我父亲看。加上其他种种“不合规”,妻子的“小报告”,让父亲把我臭骂了一通……

除了玉兰花,父亲还把种葫芦等果实采下来给孙女玩,孙女总是很高兴,如今家里还保留着一个可爱的葫芦。

父亲种花,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温馨和快乐。

谦,也表现了苏轼的自信。

《治平帖》卷首有苏东坡像,释东皋作像赞于后。札后依次为赵孟頫、文徵明、王穉登三人题跋。赵孟頫以书风判定此作为“东坡早年真迹”,这毫无疑问。文徵明则以苏轼的早年行迹考证出此帖是熙宁时书,且书于熙宁三年庚戌(1070)八月十八日,所考有其精见之处。学界目前比较认可文徵明之考,但亦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,认为该帖作于熙宁六年癸丑(1073)或熙宁九年丙辰(1076)的八月十八日,这个观点亦有见地。据三家题跋知,此帖原有二纸,赵孟頫都见过,而后失其一,故文徵明和王穉登均未见过佚失者。此卷曾经释九皋、张铨、张基德、宋莘、乾隆皇帝等人鉴赏,民国年间为古物陈列所“宝蕴楼”所藏,1947年随古物陈列所一起并入故宫博物院。



肥瘦适中,浓淡相宜。正如赵孟頫题跋所言,此作“字画风流韵胜,难与暮年同论,情文勤至,犹可想见,故是世间墨宝”。王穉登认为苏轼书法出自王僧虔,而王僧虔的书法以晋人求。观苏轼《治平帖》,亦可见“二王”之洒脱飘逸,智永之秀拔细腻……一言以蔽之,融汇多家,有晋人遗韵。苏轼在以“二王”一脉法书为代表的书法经典上是下过很深造功夫的。故苏轼在书法上所尚之“意”并非无“法”之“意”,而是在“法”中尚“意”。在其书法宣言“我书意造本无法,点画信手烦推求”中,“无法”只是为了突出“意造”,“烦推求”也只是为了强调“信手”,都是相对而言,既表现了苏轼的自

治平帖 宋 苏轼 卷 纸本 行书 纵29.2厘米 横45.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
艳雪亭夜集图 清 王翬、杨晋 轴 纸本 墨笔 纵79.4厘米 横39.8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

康熙二十二年癸亥(1683)春正月,王翬、恽寿平、杨晋等人相聚在毗陵唐于光半园艳雪亭夜集。众人秉烛对酒,杨晋绘此图,继而王翬添丛草、远山,恽寿平题诗补白,一同记录了诸好友赏梅饮酒雅集的场景。雅集自古便为文人士大夫所热衷。历史文献中记载了许多著名的雅集活动,如松下之游、金谷园雅集、兰亭雅集、滕王阁雅集、香山雅集、西园雅集、玉山雅集等。这些雅集活动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当时文艺的发展,更将雅集活动升华为人生境界和精神理想的寄托,使其成了后世文人的持久风尚和经常行为。而反映雅集题材的画作,从最初描绘雅集人物,逐步转化为表现活动场景,把人物置于自然山水、屋舍亭台之中,这种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画的发展轨迹。此回艳雪亭夜集,有两件乐事,一为踏雪寻

梅,再为月夜赏梅,前者为历史悠久之韵事,后者亦别具雅趣。梅花被古人赋予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,是中华文化圈中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。月夜踏雪寻梅,超凡脱俗,或可触及苏轼所谓“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”的境界。

唐于光,唐宇昭长子,字子晋,即款识中提及的“晋老道翁”。唐氏家族是常州望族,亦是江南地区名声显赫的收藏大族。唐宇昭父子与王翬、恽寿平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,频繁交流书画创作。杨晋系王翬入室弟子,是“虞山派”中的佼佼者。王翬中年笔墨清润雅宜,高妙超逸,杨晋得其形迹,故二人合绘浑然一体,难分师徒。题跋中提到的“子惠”为游于王时敏门下二十余年的琴师,精于音律。当时之境,或许真如恽寿平题识所言:“板桥枯柳草堂开,溪畔山童报客来。同坐寒烟松竹里,雪中煮酒看庭梅。春夜秉烛对酒,观鸟目王山人制图,洒墨如风雨,时子惠弹三弦,清歌绕梁,令人惊魂动魄,如此胜会,他时念此不易得也。”《艳雪亭夜集图》是情、境、意、诗、书、画的融合。

平并不强调机械的描摹与表现,而是注重对自然感受的表达,即通过具体的花草表现出观花草时情绪上的感受,所谓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是也。

《锦石秋花图》是恽寿平五十岁时所作,为其成熟时期的作品。此图画法以没骨花为主,小写意相辅,设色艳丽而不华靡,醇厚而不滞腻,笔法与用色、墨法浑然一体。表现花、叶、湖石的技法多样,有小写意直接蘸色一笔写出的,有用色墨堆染出形状,有淡破浓、浓破淡的破墨法的,有大片层层堆染与局部勾写相结合的,有依靠用笔时色彩由浓到淡、由湿到干自然衰减产生变化的,笔色相生,目不暇接。再加之多种色彩种类与色度的使用搭配得宜,花草湖石造型姿态优美,构图取势清晰明了,画面可谓形神兼备、绚烂自然。此图创作于夏末初秋时节,恽寿平面对盛放之花突发悲秋之思,故在画中题诗一首,诗中借对秋花冷艳的赞美,表达出对美好事物即将消逝的惋惜,以及对生命和时间的思考。图中的笔、色、墨、水、光、形、韵、神、意俱佳,无怪乎王翬称赞恽寿平的画:“南田子叙议神明,真能得造化之意,近世无有敌者。”

味着笔墨的质量不高,则不能称之为笔精墨妙。绘画不是无序笔墨的堆砌,只有优质笔墨才能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,表达丰富的艺术内涵。在兴之所至时下笔落墨,忘却创作意图,丢掉绘画技法,方能将情感、气韵与趣味相融合,把画面表现得神韵具足,意趣盎然,自然天成。唉!没有到达这个境界,是不能真正理解我话中意思的。那么如此优质笔墨绘就的作品是要达到怎样一种绘画格调呢?王翬在图中的题跋做了回答:“随笔写胸中逸气”,具有“一种幽深淡远之趣”。王翬毕竟是恽寿平的畏友兼知音,一语道破天机,追求“逸”是恽寿平绘画思想最关键之处,他自己说:“高逸一种,盖欲脱纵横习气,澹然天真,所谓无意为文乃佳,故以逸品置神品上。”通过对画中题跋的分析,再看《刻露清秀图》,虽然画中元素简单,然而笔墨意境无穷,更有清秀超逸之气扑面而来。

『无尽藏』大展中的常州元素

致敬传统文人风尚

感悟苏轼书画精神

梅先生

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。近年来“东坡热”持续升温,相关纪录片、舞台剧、书画展不断推出。南京博物院历时3年精心策划的年度重磅大展,“无尽藏——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”,自“5·18”国际博物馆日晚7时开始,历时3个月,一票难约,倍受追捧,彰显了文化盛宴的非凡魅力。《常州日报》“文笔塔”副刊特别选取其中一些常州元素刊登,以供读者朋友学习回味——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是后世艺术创作者无穷无尽的宝藏。(感谢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、古代艺术部主任、东方艺术研究所所长、“无尽藏”策展人鹿鸣先生提供图文资料)

刻露清秀图 清 恽寿平 轴 纸本 墨笔 纵90厘米 横43厘米 无锡博物院藏

创作此图时恽寿平三十一岁,其山水、竹石题材作品已经渐趋成熟,在这个阶段,“恽寿平”的作品呈现出三个风格特征:一是湿笔淡墨,二是笔速迅疾,三是笔法灵活。通常先用湿笔淡墨勾勒,随勾勒,基本确定画面的景物、位置、轮廓等,再用稍浓的墨强调结构,继而用少量浓墨调整画面节奏,最后用笔点做结构与节奏的调整。恽寿平的写生造型能力强,故完全能够快速运笔、控笔,由于笔速迅疾,线条呈现出从湿到枯、由浓渐淡的变化。又加之灵活多变的笔法,中锋、侧锋、拖笔、折笔等互用,使得画面在中间调子有了微妙且适度的丰富层次。